

就让岁月开出一朵花

□陈海英

无意间刷到一个卖花的商家,展示的图片很美,我禁不住动心,于是买了一包种子。我将种子撒在院子一角,浇了两次水。不久,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小插曲,感觉自己每天都像被层层蛛网缠住,浑浑噩噩,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更别说去照顾花了。

直到遇见那个孩子。

一个阴沉沉的下午,我经过村礼堂的篮球场。球场上有个小小的身影在移动——是个坐在轮椅上的孩子。他大约十三四岁,腿上盖着一条薄毯,正吃力地推着轮椅追一个篮球。球滚得不快,可他推着轮椅要跟上,却并不容易。好不容易到了球跟前,他弯腰抱起球——轮椅跟着晃了晃。他稳住身子,举起球,投向篮筐。

——球连篮筐的边都没碰到。

他也不恼,又推着轮椅去追。这一次近了些,球打在篮板上弹了回来。他又追,又投;再追,再投。

我站在场边,不知不觉看了很久。他投了总有二三十个球,却一个也没进。天越来越阴,风吹着法国梧桐的叶子簌簌地响。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眼看就要下雨了。

我想走,脚步却迈不开。那孩子还在投,他的动作已不如开始时有力。球又一次偏出,他追过去,弯腰,捡球,瞄准。一切动作都是慢的,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执拗,像此刻正在积蓄力量的云层。

我终于还是转身走了。雨点落下来,细细的,凉凉的。我走了几步,身后忽然传来一阵掌声和欢呼声。

我回过头。

那孩子投出的球刚刚从篮筐里落下来,在地上弹了两下,滚远了。他的脸上绽开一个极大的笑容,眼睛亮得像盛满了星星。场边不知什么时候聚了几个人,都在鼓掌。

雨下得密了些。我站在雨里,看着那个孩子推着轮椅,慢慢向场边走去。他的背影小小的,轮椅的轮子碾过湿漉漉的地面,发出细微的声响。

我的心头某个角落,咯噔一下。

我想起我种下的那些种子。

回到家,推开院门,雨已经下得有些大了。顾不上打伞,我奔向小院角落。

那一片早已被遗忘的土地上,密密麻麻地铺了一层嫩绿。是花苗。小小的叶片上沾着雨珠,水灵灵的,像是刚从梦里醒来的孩子。它们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

我蹲下来,轻轻摸了摸那些柔嫩的小叶子。它们从那样坚硬的土里钻出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在那些漫长的、看不见希望的日日夜夜里,它们一直在土里悄悄地积蓄力量。

接下来的日子,我便常常去看它们。看它们一天天长高,叶片一天天肥厚。到了7月,叶子中间开始冒出小小的花苞。起初是绿色的小点点,慢慢地鼓起来,鼓成饱满圆润的骨朵。

然后,在一个清晨,它们开了。

是重瓣的太阳花,开得极其灿

烂。花瓣层层叠叠,有玫红的,有明黄的,有粉白的,挤挤挨挨地开了一片。太阳越烈,它们开得越盛。那模样,不像是花,倒像是一群笑着的、闹着的孩子。

朋友来家里,看见这一片花海,惊叹道:“开得这样好!你用了什么特别的法子?”

我想了想,说:“没有什么法子。不过是等着。”

是的,不过是等着。等着种子在土里积蓄力量,等着嫩芽冲破坚硬的地壳,等着花苞慢慢饱满。等待的日子里,有风,有雨,有不可知的意外。可这个小小的生命,一刻也不曾停歇。

就像那个轮椅上的孩子,他投了多少次才投进那个球?我不知道在我来之前他投了多久,我只知道,在他投进之前的那无数次失败里,他都没有放弃。

岁月就是这样吧!它不会因为你着急就加快脚步,也不会因为你灰心就停下进程。你以为没有变化的时候,变化正在发生;你以为没有希望的时候,希望正在土里扎根。

你要做的,不过是像种子一样,在黑暗里也不停止生长。

然后,等着。等着一场滋润你的雨,等着一阵春天的风将你唤醒,等着岁月开出那朵属于你的花。它一定会开的。也许晚一些,也许要在风雨里等很久,但它一定会开的。

那花开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鸪天·贺新睿电子上市

□老严

芒种时雨润新苗,麦浪千顷接云霄。科创健儿立潮头,电子华章看今朝。 钟声彻,佳音传。北交所里添新骄。凝心共赴凌云志,临海智造领风骚。

悠然之心(外二首)

□金秀娟

白沙湾有一颗悠然的心。
海堤上,没有半点匆忙之意;
打开车窗,大海尽情接纳
孩子的好奇和热情——
风景中的馨香沁人心脾。
涛声是一种洗礼,
不知道渔翁之意在不在鱼?
那些安坐时间之外的人
全身晶莹剔透。
拾海者提一桶
沾着湿泥的辣螺;
而我发现,海边
星星点点长着诗句。
鱼翔浅底,
鹭舞海空,
你尽情享受海风的吹拂。

夜海

车轮碾过头门港的寂静,
十点的指针
传递夜海不息的邀请。
——车灯缀成搁浅的星子,
月光熨平些许忐忑。
夏夜的白沙湾
有着璀璨的安谧。
夜钓人在海边
演绎沉醉和羽化;
烧烤架上的逸致,
吉他弦上的星光,偶尔
一辆摩托车驮着青春
狂飙突进,而大海
有足够的辽阔和安宁。
微信对话框陆续送来
城市之中的曲折、幽暗和迷失。
来到一号公路,
弯月营造更深的静谧。

野性的海,
黑暗中的喧哗
不是野兽派血泪的嘶吼,
而是粗犷的力和鼓的天籁。
海风一览无遗,
——蜷缩的螺壳
剥开盐粒,
微光舒展。

粗犷的海

小草在惊蛰前,
从景观地板的缝隙
展开各种身姿。
倒春寒的日子,
椰树林和棕榈林
在风中狂舞辽阔的海。

那么大的风,
吹走了一切细小的事物。
要写诗,
就写一首粗犷的诗。
写倔强的风帆,
一望无际的浊浪或海蓝。
一个叫桑地亚哥的老人
神态酷似龙的传人。
他的后代,搏海的故事
有新的版本。
写夜海航行,
你意识或者没有意识,
生命是预先刻进的信仰。
月黑风高,
一艘船,穿越
茫茫海面 and 万重波涛,
驶向阳光和海岸。